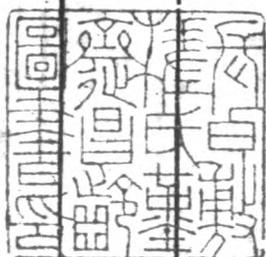




史通卷第四

內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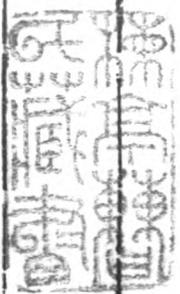
論贊



序例

編次

題目
稱謂



論贊第九

斷限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
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
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
述楊雄曰譏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姓題名皇甫
謚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

本方尚存
作謚
五

史通

卷之四

一

東方前漢李
作或
務立名所多或

義一揆必取便於時。則摠歸論者以所辯疑惑釋
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立明君子曰者其義
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
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
史持論尤宜闊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
皆私徇筆端苟術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
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
子長淡泊無味承祚儒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
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翻
翩弈弈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

降流宕忘返夫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
誇其僣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
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
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
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
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唐
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
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
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
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兒如美婦人耳項羽

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
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万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
非之王楊孫袒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
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
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
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
徒爲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旣而班
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
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
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畧不同且欲觀人之善

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摠述合在一篇使

其條實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

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

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大唐新修晉史皆依

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

以贊爲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

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

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

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

尔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

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
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
有序數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
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
參風雅齊列矣始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
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
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
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

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
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
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
者以爲爲耻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
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
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
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
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
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
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

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辯，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唯令升先覺，遠述立明，重立九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遽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于寶范擘理，切而多功。鄧粲道憲，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躑，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異夫范依敘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

也。蓋九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唐朝晉書例云：「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案百樂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
檇杻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
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公華相因循環迤習
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
有目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
奇馱俗習舊指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
而論之其編年月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取順於
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
至理按呂陸二氏臨賈不韋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

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何者察著魏
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略考名責
實奚其喪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
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憑皇后以得名
之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
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
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
安在子長史記別稱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
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
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

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爲傳宜別立科條至
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群賊附列魏志旣同臣
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
爲載記頗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
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天
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
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
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
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范曄舉例
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

附出者注於袒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藥州經
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
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
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
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
之支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
僭晉司馬勣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置涼州牧
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
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
云僭西楚項羽僞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

素術其位號皆一二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
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
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
褒貶者矣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
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立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
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
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往可
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於
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
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
時有限斯極固旣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
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不若是膠
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躋駁旣往不諫而後之作
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
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未
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
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表劉呂而已各進鳩

行弒燃臍就戮摠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
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東令之誅
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
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
非唯理異大乎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
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
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
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
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
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

承正朔斥彼魏胡故互相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
雜種竊亦自號貞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
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倫比於群盜入傳中但當
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
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
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
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
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
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
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寫從

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鯨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豈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損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用使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

之傳不其恠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書
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
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
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
爲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
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
封漢始地啓列蕃向居劉未職才卿士昭穆旣疎家
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學荆代並
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
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

尚曰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聖在推天德猶
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
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
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
臣北面誠節不虧旣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
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
事等躋僖位先不密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
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蓋遂免爭捷瞻烏靡定群雄
僭盜爲我駟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僞有別陳勝項籍
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

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矣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爲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廢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爲格言

季夫本紀所書列傳以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旣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類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誦將荀彧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柱入玄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畧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二而詳之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脩之措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直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極重莫業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雉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

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在天下

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

以地處兩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

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

人帝可比逮作者之書事也乃設吳蜀號謚呼權備

姓名謂魚豢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

歸續以全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

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

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万

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

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
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
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
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
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
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兼為
帝齊武成昆季斯或承家之僻王或王國之
庸主不謚虛謬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
臣載削曾无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
之義杜渝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

之曹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此諸天子可
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鴛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
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
至如元氏起於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
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
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
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
作本無定准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
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褒有共和之相
楚熱有夾敖之上越他而曰尉他英布而曰黔布蒙

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以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務成篇題音第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護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氏而

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難每以形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瀚劉莊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王則謂昭烈爲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爲正中語則呼爲玄德裝引魏室則曰文帝爲曹丕夫以浩亂之臣摠隱其諱浩謂董賢亂謂隗囂正朔之后乃呼其名

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班固紀贊曰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文公孫述傳贊曰通多此失上才猶其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標格云尔

史通卷第四

史通卷第五

內篇

採撰

載文

補注

因習上

因習下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關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温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鈎握鑿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援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

志晉乘鄭書楚杙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畧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校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轉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露班曄之寸

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竒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若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邵沈約晉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煞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編錄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劉駿上瑤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復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蒸其母路氏醜志播

史通 卷之第五 二

唐肅

越也。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徹嗣死遭。割斷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楊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鑑，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天邵國之記譖謀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僞者乎？至如江東五傳，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

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書，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文多失，至如魯參殺人不疑，盜嫂，程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涪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北，以爲王莽，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謂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

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
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
吠鷄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
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
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
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蕪蕪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
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
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
善思之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
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
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誣
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
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
矣爰洎冲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
者務以淫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
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
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
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孤喪之

什其理、讎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頌。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

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羨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中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救、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鷓、鴒、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頌、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

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
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
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
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返道敗
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飭
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
取充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
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
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
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持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
斗筲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忠之
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
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
本無定准故觀猗歎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
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
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
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
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
疇爲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
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用

復

也盡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行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秦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寶頌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室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撫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常子孟諷諫賦有趙壹

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爲史而載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可使夫彫虫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无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繫虞之三輔决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據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註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擬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悞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括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世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判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者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

世期乃裴松
下知或起太
清叔曰夕期後

虞淵後半

下第是

何常因

之上耳

馬迂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
為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切惟范曄之刪後漢也
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指以
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安年
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製馬其非既如
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
盛中與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
了无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
有斯言志亦无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
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

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稱更是也范曄
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
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
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
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烈女孝子高隱
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
是則自江東而及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
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丹徒人也
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
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祀便致土風之
殊係策虞翻仿或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

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
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初一名題為
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死彼我而
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還同阮錄案
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
鼎峙之業蕭登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
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
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
家而已乎夫田氏將崩霸國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
軀殉節若乃常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

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
元瑾蘭摧於季靖之末王謙尉迥王折於宇文之季
而李刊齊史頌述隋篇時无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
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
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錄
它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不直去葛
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
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
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
辭精密舉一偶以三反告諸往而知諸來庶幾可以

獨季作偶板
較清楚
偶

无大過矣

因習上第十八 缺文

因習下第十九 邑里

陸本取
卷七之曲
筆墨法
二篇在
篇同也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先述太至於國有弛張卿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書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郛有徐雍吳越

東方朔在
物上

之鄉州編臬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其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无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无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傳公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龍西成紀人之類也非唯王瑯琊二族父離本郡亦自當時无此郡縣皆舊名魏已前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无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蓋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國魯鄧之由求

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瑛家于

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跡遂依李氏

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

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

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

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

者皆云鉅鹿今有姓卯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

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

多有姓明及早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

尚爵美名則諸夏士流固无慚德也雜種在諸史傳

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也本姓原氏

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志著書

之舊躰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

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

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

述王庾諸事高揚類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

農楊素渤海高穎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

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

曰難與慮始可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

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

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失者焉

同日校完五卷

民國十五年七月六至九日洪業以陸深翻刻本(借自溥

沈沈志生校以... 陸深同陸本

史通卷第五

史通卷第五

29/11/36

業之按書方作藏陸本既作偶而其葉三二兩片同傳藏本此又不可

12/11/39

業按節文在陸本

但存內為全
外為五卷十

本作偶。其細看本中有字粗而模糊

板有字細而清其... 此原清其... 致因板壞而補刻耳

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失者焉

民國五年七月六日至九日洪業以陸深翻刻本（借自傳）沈對亮送較此本一至五卷陸本行格与此本同陸本

同日校完五卷

史通卷第五此本原不認其碑里校文凡陸同碑里校文凡偶字陸本行偶不見陸本到時

業按卷五葉十一上此本原不認其碑里校文凡陸同碑里校文凡偶字陸本行偶不見陸本到時

業按卷五葉十一上此本原不認其碑里校文凡陸同碑里校文凡偶字陸本行偶不見陸本到時

29/xii/36 業按方作藏陸本既作偶而其葉上下兩尺同傳藏本此又不可解

12/iv/39 業按論文各在陸本信存內為全本行偶。其細看本中有字粗而模糊

板有字細而清其。板。此原清其也。致因板壞而補刻耳

